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三・子部・雜家類

讀書雜誌八十二卷餘編二卷（漢書第十一至餘編卷二）〔清〕王念孫撰……………一

讀書雜誌

二

〔清〕王念孫撰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十
二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七〇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張湯傳

高郵王念孫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奏謝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字字念孫案北堂書鈔

日為謝疑奏之則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

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謝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馬

書如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謝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志四之十一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邪絕弗復為通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

絕弗復為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

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為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

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

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

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

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並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為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

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

堂書鈔設官部五陳馬漢本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

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身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

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志四之十一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

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

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為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

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

為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

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志四之十一

三

欽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在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瓌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馬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資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資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資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資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資私與從為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為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責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責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前音子廷反死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志四之十一

四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責人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並誤入下文其師古曰宛之責人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立解即不迺力戰而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立解即不迺力戰而未曉也宛責人皆以為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母寡宛王名入字舊本並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責人謀曰王母寡入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叩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放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史記本紀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精梁

精梁之倉藁藁之羹念孫案梁當爲梁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志四之十一

五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賜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

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知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願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外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外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外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外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外不如能外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外不與外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外節者次比既

志四之十一

六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按蓋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外節者特謂我罪固當外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外節卽不謂能外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

李訓為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字或作抵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誤為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祗水首後人又受中邱而山窮泉谷今本祗誤作祖皆其例也改為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公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志四之十一

七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杜集解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為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詞函當為自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謫而為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於糞土之中函又函之謫說文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自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自墳而漢武都太守李翕天共字皆作自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自糞土之中若非謫為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

自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自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章注曰函入也函亦召字之譌故章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自之譌自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自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自吾中史記之自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自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自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志四之十一

八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國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志四之十一

九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並作井水竭漢紀同

母桐好逸

母桐好逸母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通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母桐好佚佚與通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桐訓為長也桐為長久之長亦為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為曰上世之人作桐者假借字耳桐與桐古字通楊子何長佚好是也桐與桐古字通楊子當為桐桐之為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外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外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願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猷庸二

志四之十一

十

篇庸作用舉陶漢五刑五用後漢書樂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外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外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陞下左側護人眾多念孫案君側有護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並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痺熱

南方暑溼近夏痺熱師古曰痺黃病也念孫案訓痺爲黃病則痺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痺者盛也周語曰陽痺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痺又作痺大雅

志四之十一

十二

板篇下民卒痺釋文痺作痺爾雅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痺人今本痺作痺大雅桑柔篇

曰達天痺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說見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痺熱高注曰痺讀曰

宣厚也義與痺熱亦相近痺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病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曰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曰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彌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棟文選李善曰章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棟動也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閭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志四之十一

十二

己出未遯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索輕賈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淮後庭之室也

南傳云開天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為內者甚眾，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縮及楚元王傳並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志四之十一

三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閒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志四之十一

十四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挂挂，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挂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挂結而不解，今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屨也言隨畜牧屨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屨隨畜屨居則爲不辭故於屨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從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音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屨師古訓荐爲屨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志四之十一

五

斯爲誤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稊則稊是草也服虔言是證矣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罷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志四之十一

六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慧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慧汜畫塗如淳曰若以慧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慧掃也汜

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慧爲帚汜爲汜灑地則慧汜二字

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慧汜與畫塗相對爲文慧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

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慧掃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鋌雲羽旄麾是也彗或作彗攸乘七
發曰凌赤岸警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端扶桑
以彗爲端竹非是彗爲端也方言曰汜汚也廣雅汜汚
是汜見文選也自開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
之外礪焉汜而不俗是汜爲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刻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
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
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輿
同輿者驂馬之名謂之乘輿者猶言乘黃乘壯耳說文

志四之十一

七

輿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驚驂與乘輿兮王注曰乘輿驂
馬也乘輿卽乘且爾雅樊輿也樊光孫炎本樊作將輿
作且駿馬謂之乘輿亦謂之繫輿晏子春秋外篇景公
乘侈輿服繫輿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
輿之爲煩且猶乘輿之爲乘且是輿與且字異而義同
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直故與輿爲韻
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駭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
尤疾時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
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
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
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
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
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
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
隧皆其證也凡從彳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隕下
隕從彳從貴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
潰從彳從貴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隊漢書作於是引其
陳外傳皆其例也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駭遺風楚辭

志四之十一

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
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
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
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
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
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
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
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齊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為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藝文部八此卷游改游為放藝文部八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氏若膺詩

志四之十一

九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蠻國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章注荆州之蠻也文選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章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章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季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垌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提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注文盛本講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覽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蠻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楊州牧箴蠻夷淮夷蠢蠢荆蠻翹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志四之十一

三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為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為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而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即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為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元紀亦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為九郡亦脫南字又章元成儋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為九

無以為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為不

志四之十一

三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為語助耳留子同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

之為為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

凡言無以為何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為何

以代為言何用文何用代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

多何用也為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放曰之行字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放曰之行字

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音舉字或作弄蘇武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即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志四之十一

三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而京賦注東京賦注皆魏太子慶注引此並

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從東司馬門

從東司馬門

從東司馬門

從東司馬門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還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志四之十一

三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為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為捐字之誤可知

圍圖

圍圖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圖作圍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圖矣說文圍圍圍所引拘

舉人也圖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漢幽園圍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園圍而免刑戮其字並作圍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外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外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為眾祭義曰眾生必外外必歸土故曰外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為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為眾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眾生之化

志四之十一

三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放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侯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侯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侯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侯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